

中外名人傳

(七十八)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十八頁)

李彌(一九〇二—一九七三)

陸軍中將

雲南省主席

黃埔四期獻身革命

李彌，陸軍中將，抗日及剿共名將，曾任旅、師長、軍長、兵團司令、雲南省主席等職。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率部撤往緬北，為早期泰緬孤軍最高指揮官。

李彌，字炳仁，雲南騰衝人，一九〇二年農曆十月廿二日生於騰衝太平街(一九二六年改制為蓮山設治局)，其先祖原籍金陵，清朝嘉慶年間至騰衝經商，遂卜居於該地，至其祖父李天才，李家已是太

平街上的一個大族，人口眾多。其父李明道，與其母董太夫人，育有八男三女，李彌排行第六，家中兄弟姊妹眾多，食指浩繁，生活十分艱困。

一九二一年，李彌於騰衝縣立中學畢業後，限於家庭經濟，無力繼續升學，遂有從軍遠遊之志，數度與雙親懇談，始獲應允，乃於一九二三年赴廣州，投效滇軍李根源部，學習努力，由列兵升至連長，因見滇軍暮氣沉沉，自覺非安身立命之所，乃辭去連長職務，考進黃埔軍校第四期，接受革命洗禮，畢業後，分發至第三軍服務，奉派至軍部教育團任教官，因與團長朱德意見不合而離職，轉至第二十軍服務，後來見該軍與北洋吳佩孚暗通款曲，李彌認為敵我不併存，遂辭去職務，轉往川軍第二十二軍任職，奉派該軍初任幹部

訓練班少校區隊長，不久，調任步兵營營長，以作戰有功，升任第五十九團團長，為黃埔軍校畢業生在川軍中獲任指揮官的第一人。

剿共作戰屢立戰功

一九三〇年秋，李彌隨軍參加圍剿中共紅軍，於湘西九澧，以兩營的兵力，擊潰共軍萬餘人的部隊，幾乎生擒共首賀龍及葉挺。翌年冬，隨軍入江西剿共，駐紮宜黃。此時，剿共軍北路總指揮陳誠，以五十九軍軍紀敗壞為由，勒令就地繳械，師部及所有的部隊均被迫放下武器。但李彌心感不平，遂率部暗中撤離，到達剿共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近郊，派副團長張仰虞面見總司令蔣中正請命，直陳「革命軍人，黃埔學生，不能被迫繳械」，獲准

保留建制，改隸第五師補充旅為第三團，仍任團長。陳誠對他的行為，不以為忤。反而嘉勉他的忠勇和機智，爾後在第六戰區時加於拔擢，卒成名將。

主席熊式輝之邀，出任江西湖口縣縣長，任內政績優良，旋調升為第八行政區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團團長，致力贛北地區治安綏靖工作。

補充訓練，頗著績效。

緬北戰役美授勳章

一九四四年冬，我遠征軍駐雲南部隊

準備與駐印軍東西合擊，打通中印公路

，會師芒友。駐滇遠征軍以第八軍及第七

十一軍為主力，七十一軍先發，強渡怒江

，近逼松山，該地為高山峻嶺，日軍防禦

工事堅強，猛烈抵抗，七十一軍攻勢頓挫

，第八軍奉命增援。當時李彌為第八軍副

軍長兼代第一師師長，負責攻擊龍陵，城

防堅固，急切難下。李彌多次親臨前線視

察後，深知正面攻擊，不僅難以奏功，而

且傷亡慘重，乃調整部署，以一部任正面

佯攻，親率師主力繞至敵後，大膽奇襲，

一舉而克。敵軍全部就殲，無一生還。龍

陵克復，敵軍右翼頓失依恃，且其主要補

給線——滇緬公路亦被切斷，後續部隊及補

給品均不易運達戰場，唯有負隅頑抗。李

彌於攻克龍陵後，旋即率部向敵右側後猛

擊，主攻部隊進展迅速，立克腊猛，進圍

松山，卒將敵軍全部殲滅，會師計劃完成

，此役，本質上雖為攻堅作戰，而奇襲龍

陵成功，實為迅速獲勝的契機。戰後檢討

，李彌敘功特高，聲譽鵲起。

一九三三年，李彌這一團，改編為第

卅六軍九十六師五七三團，參加江西第五

次圍剿共軍，是年冬，克復黎川，共軍集

中第一、三、五軍團主力反撲，雙方在團

村遭遇，展開激戰，第九十六師正面為共

軍主攻面，戰況激烈，李彌鼻部中彈，流

血不止，他裹創再戰，搏鬥竟日，共軍不

支潰退，李彌隨軍進擊，直達福建省境，

摧毀新成立的所謂「人民政府」，這時的

共軍已無力再戰，只得棄去老巢，向陝北

萬里流竄。接著第卅六軍改隸追剿共軍部

隊，歸薛岳指揮，尾隨窮追，歷經湘、桂

、黔、滇、川、康、甘八省，途中曾在寧

遠、遵義、仁懷、天全等地，與逃竄的共

軍作戰，李彌屢立戰功。

一九三五年，剿共作戰告一段落，部

隊調往川西整訓，李彌乃趁此機會，請假

回騰衝省親，當時陸路不靖，交通阻隔，

行旅艱困，李彌繞道上海，經緬甸回到老

家，因費時過久，其原部隊人事已另有安

排，遂辭去團長一職。後來應江西省政府

主席熊式輝之邀，出任江西湖口縣縣長，

任內政績優良，旋調升為第八行政區保安

副司令兼保安團團長，致力贛北地區治安

綏靖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對日抗

戰全面展開，第卅六軍駐防重慶，枕戈待

旦，伺機殲敵，新任軍長姚純徵調李彌回

軍，出任第九十六師二八六旅旅長，一九

三八年，卅六軍奉令挑選精銳，編為新廿

三師，李彌調任第一旅旅長，出川參戰，

乘輪船沿江東下，原計劃至武漢補充裝

備，不料行抵岳陽，武漢已陷敵，師部乘

船遭日機炸沉，師長下落不明，剩餘部隊

搶灘登岸，登岸後，立即與日軍遭遇，官

兵僅半數持有槍械，其餘一半只有徒手應

戰，搏戰壯烈，傷亡慘重，第二旅旅長張

鏡遠以身殉國。李彌率僚屬整頓部隊，激

勵官兵，繼續作戰，殘部番號得以保存。

翌年調升第五師副師長。崑崙關之役，十

數萬大軍作戰略轉進，由於新兵太多，掌

握不力，以致戰場混亂，形同潰退，獨李

彌所部井然有序，全師而還。翌年，湖北

宜棗會戰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擢李

彌為榮譽第一師師長，一九四二年晉升第

八軍副軍長兼芷綏師管區司令，致力兵員

補充訓練，頗著績效。

一九四四年冬，我遠征軍駐雲南部隊

準備與駐印軍東西合擊，打通中印公路

，會師芒友。駐滇遠征軍以第八軍及第七

十一軍為主力，七十一軍先發，強渡怒江

，近逼松山，該地為高山峻嶺，日軍防禦

工事堅強，猛烈抵抗，七十一軍攻勢頓挫

，第八軍奉命增援。當時李彌為第八軍副

軍長兼代第一師師長，負責攻擊龍陵，城

防堅固，急切難下。李彌多次親臨前線視

察後，深知正面攻擊，不僅難以奏功，而

且傷亡慘重，乃調整部署，以一部任正面

佯攻，親率師主力繞至敵後，大膽奇襲，

一舉而克。敵軍全部就殲，無一生還。龍

陵克復，敵軍右翼頓失依恃，且其主要補

給線——滇緬公路亦被切斷，後續部隊及補

給品均不易運達戰場，唯有負隅頑抗。李

彌於攻克龍陵後，旋即率部向敵右側後猛

擊，主攻部隊進展迅速，立克腊猛，進圍

松山，卒將敵軍全部殲滅，會師計劃完成

，此役，本質上雖為攻堅作戰，而奇襲龍

陵成功，實為迅速獲勝的契機。戰後檢討

，李彌敘功特高，聲譽鵲起。

美軍將領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對李彌的指揮得當，作戰英勇，備加讚揚，代表美國政府授予「嘉猷勳章」一座，並註明自一七八二年以來，為獲得此種勳章的第一人，戰後不久，李彌升任第八軍軍長，率部轉至陸良整訓，全軍換裝美式裝備，武器精良，配備亦多，增加各種車輛，可供指揮、連絡及後勤支援之用，李彌妥予分配，並實施嚴格訓練，第八軍卒成勁旅。

膠東剿共以少勝多

一九四五年，奉命反攻華南，部隊在運動途中，日軍已無條件投降，第八軍奉令由九龍海運青島，接受膠東日軍投降，並協助地方復員重建工作。不過，當時膠東共軍陰謀阻撓接收，李彌洞悉其奸，告誡部隊嚴加戒備，提高警覺，令三個師沿膠濟鐵路交叉躍進，互相掩護。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先頭部隊一〇三師的一個營，於膠縣的藍村鎮，遭共軍解放軍第五師全力圍攻，澈底激戰，致黎明共軍潰退，計擊斃共軍百餘人，俘獲五十餘人，虜獲步槍數十支，是役為戡亂作戰的第一役。

一九四六年二月第八軍進駐濰縣，接

受日軍長野混成旅團投降，並協助政府遣送戰俘，完成任務後，繼續西進，連克益都、淄川、博山、臨淄、廣饒、壽光、昌邑、掖縣。再自濰縣西進收復昌邑，行軍所至，共軍望風披靡。及至進抵掖縣近郊時，始與共軍第九縱隊遭遇，激戰兩日夜，卒將其擊潰，獲致輝煌戰果。共軍經此重創後，對第八軍的堅強戰力，深有所懼。乃印發作戰手冊，研討如何對第八軍作戰，指為頑敵。共軍大眾日報亦不斷刊載批評李彌之文章，頗多畏憚之詞。一九四七年春奉命馳援萊蕪友軍，馳至濰縣，萊蕪之戰已告結束，遂在當地待命。第八軍亦於此時改稱整編第八師，兵力仍舊。

膠東地形複雜，民性強悍。抗戰開始後，地方豪俊紛紛以保衛鄉土相號召，揭竿而起，聚眾成旅。游擊縱隊的番號數達卅六個之多，其中除少數稍具實力外，餘皆虛有其名。故有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槍比子彈多之譏。由於缺乏統一指揮機構，各自為政，互不相謀。共軍乃乘機而入，一面在農村中潛滋暗長，建立基本武力，一面對游擊部隊進行挑撥、離間等分化手段，進而蠶食鯨吞，以是日益坐大。日本投降後，原駐膠東各縣市的日軍，均奉

青島美軍之命，集中膠濟線上少數城鎮，聽候繳械。各游擊部隊及偽軍亦尾隨而至，依傍日軍以自保。不旋踵而整個膠東十之八九淪為共區。共軍實力膨脹，迄一九四六年春總數已達十餘萬之眾。李彌以局勢嚴重，情形複雜，若不迅採有效措施，後果殊難想像。遂向層峰建議，將游擊部隊及偽軍一律改編為保安部隊，用接收的日軍軍械予以裝備，嚴加整訓，配合國軍作戰，拓展行政區域，鞏固地方政權，可惜未蒙採納。李彌不避咎責，乃自力整編王尚志、李德元等部為軍獨立旅，稍後又成立三個獨立團。官兵感奮，誓死圖報，迭著戰績，上級猶一再嚴令撤銷。迄臨胸大捷，中央明令擴編時，以上部隊始獲納入正式編制。李彌如釋重負，喟然歎曰：「各獨立旅團無數殉國的無名英雄，今日當亦瞑目矣！」

一九四七年夏，戡亂國軍大舉向沂蒙山區共軍老巢進攻，共軍則採內線作戰，企圖把國軍各個擊破，曾先後在萊蕪、孟良固、華山集、泰安等地得逞，七月中旬，復乘國軍兵力分散之際，以大兵團圍攻南麻的胡璉部，層峰函電交馳，令整編第八師輕裝急進，迅援南麻，並明令規定除

隨身武器外，糧秣彈藥，均可不顧，自有空投補給，不虞匱乏。當時整八師主力駐濰縣附近，所屬整編第四十二旅（即榮譽第一師）協防濟南，無法歸建。濰縣為戰略要點，不容放棄。故僅能抽調六個步兵團，及七五山砲一營，一〇五榴砲二門，兼程前進。七月廿四日午攻佔臨朐，得悉南麻的共軍已東竄，上級命令就地截擊。臨朐為一盆地，四面環山，無險可守，縣城幅員狹小，城垣多已坍塌，且東臨瀾河，河水甚淺，不足恃為依托，反而妨礙部隊機動。加以時值盛夏，青紗帳起，觀察射擊均不利於防守。是夜共首羅榮桓率六個縱隊，以迅雷之勢直撲臨朐，四面環攻，激戰展開，陣地屢被突破，幸賴官兵奮勇，逐屋格鬥，寸土必爭，苦戰七晝八夜。

共軍慣用人海戰術，以密集隊形，分波衝鋒，蜂擁蟻附，銳不可當。於是他苦思制敵之策，乃臨時調集各部隊之八一迫砲及六〇砲，組成一火力支援中心，共軍向何處衝鋒，即以密集火力射擊，一經試用，立見功效。共軍攻勢迭受挫，我軍陣線日趨穩固。惟彈藥消耗至鉅，幸出發時各部隊均已遵令充分攜帶，得以維持至戰鬥結束。至於空投補給，事實上只是杯水車

薪而已。全體官兵，莫不感佩李彌的先見。共軍因屢攻不下，傷亡慘重，應援國軍漸次接近，遂於八月一日凌晨向南北兩方面潰退。遺屍遍野。是役計斃傷共軍二萬餘人，我軍亦傷亡官兵三千以上。總統蔣中正親電慰勉，其褒語云：「臨朐之捷，砥定魯局，吾弟功勳及貴師光榮，乃與黨國同垂不朽」。並派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至軍前慰勞，犒賞甚厚。

是年九月，第八師揮軍東進，次第收復招遠、黃縣、蓬萊、龍口、接防煙台。老總統蔣中正親至青島召開軍事會議，即席宣布整八師擴編為整編第八軍，轄整編榮譽第一師及整編第八師，晉升李彌為整編軍軍長，慰勉有加。

一九四八年二月，蔣中正再度召見李彌，令他的整八軍再擴編兩個旅，即後來的新三師及一四七師，稍後，晉升李彌為十三兵團司令，下轄第八軍、第九軍、第十軍，加上支援部隊，麾下兵力十餘萬人，成為膠東安定的力量。駐守期間，敬老尊賢，撫弱恤困，深獲父老敬愛，第八軍的英名，婦孺皆知。

徐蚌會戰奮力突圍

一九四八年夏，李彌率麾下的第八、第九兩軍，移戍徐州，第卅九軍仍留守煙台，徐蚌會戰前夕，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商討攻守大計，他曾建議李延年兵團應憑海空軍的支援，固守連雲港，不宜西移，未被重視。以致爾後黃百韜兵團深受其打擊，潰退時，李、黃兩部通過不老河之後，已極混亂，而馮治安所屬的張天俠又率部在棗莊投共，共軍遂乘虛竄至不老河以南。李彌復向總司令劉崎進言，指鑑於當前態勢，宜速遵上級放棄徐州的指示，果敢行動，令黃兵團立即藉曹福林部既設陣地掩護，退守泗集，李彌的兵團退守靈璧，邱清泉兵團由碭山經蕭縣退守宿縣，剿共總部撤至蚌埠，收容整頓，相機掃蕩共軍，拖以待時。因其時韓戰正在醞釀中，一旦爆發，亞洲局勢立即全部改觀，此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此案亦未被採納，其後徐州撤守，繼任總司令杜聿明以轉進部署就詢於他，他建議沿津浦線南下，三個軍團交互前進，至多一星期可達符離集，解黃維兵團之圍，與蚌埠友軍會師。初被採納，後又中變。迨到蕭永地區，即主張迅速兼程南下，早日脫離敵人。又因搶救深陷泥淖地障中數以千

計的裝甲車輛，而就地停止達三四日之久，坐待共軍合圍。遂使數十萬大軍，被困於彈丸之地。加以連續十四日雨雪不止，糧彈不繼，終至全軍盡沒。國家元氣大傷，局勢益復不可收拾。只有李彌憑其機敏智勇，率師突出重圍，虎口餘生，喘息未定，即往溪口向蔣中正請罪，奉命收容舊部，再組新軍，受任第六編練司令之職，先編成第八軍，開往昆明。正當加緊整軍備戰之際，盧漢陰謀叛變投共，以召開會議為由，誘劫李彌與其同謀，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他絲毫不為所動，並以大義責之。盧某仍不悛改，派遣三個保安團，襲擊大板橋第六編練司令部，激戰澈夜，卒被司令部直屬部隊所擊潰。第八軍所屬各師聞訊，即紛向大板橋集結。盧某大懼，要求以其妻龍慧娛夫人作人質為釋放李彌的交換條件。龍夫人見義勇為，不讓鬚眉，慨然應允，李彌乃得恢復自由，龍夫人則被羈數月始獲釋。

雲南救國軍總指揮

李彌脫險後，中央政府發表李彌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主任，獲任後，立即會同第廿六軍進攻昆明，盧漢又施詭

計，誘使軍長余程萬率廿六軍撤退，致使進攻昆明作戰，功虧一簣。接著共軍大軍壓境，李彌率所部南撤，一面抵抗，一面充實戰力，軍抵蒙自，李彌奉參謀總長顧祝同電召赴西昌，與胡宗南會商西南作戰大計，會商後，乘機返防，抵達時蒙自己陷落，不得已改飛台北。而他的部隊則在蒙自及沅江一帶被共軍擊潰，僅二七師七〇九團李國輝部，衝出險地，輾轉退至緬境。一九五〇年秋，李彌取道泰國入緬，收拾舊部，建立反共基地，準備反攻雲南。

李彌被任命為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他抵緬後，闢草萊，抗瘴疫，與惡劣環境搏鬥，並整軍經武，先成立第廿六軍，轄第九十三及一九三兩師，加緊整訓，號召海內外同胞參加反共行列，一時有志之士，聞風景從，在臺報名者千餘人，皆國軍中各級幹部，齊集臺中霧峰整備，於一九五三年春由張家寶將軍統率，循海道前往，冒險入滇，以情況變化，未能實現，壯志未酬。然此後自動赴滇效命者，頗不乏人。游擊部隊實力，日益壯大。其次為爭取外援，必須突破四塞之地，打開對外通道，因與泰國朝野，誠意交誼，頗得其

助力。李彌深知國際關係純以利害為主，欲期爭取美援，必須開拓局面，使其吸引力。乃於一九五一年夏，親自統率有限兵力，反攻雲南，連克耿馬、雙江、滄源等七縣市，終以敵我懸殊，補給困難，於八月間撤回基地，美國為圖利用將軍所部以牽制陳賡共軍，刺激中共偽政權以利韓戰和談，乃自動提供援助。李彌經蔣中正允許始接受。由於反攻雲南的行動，曾使共軍上下震驚，乃迫使緬甸政府採取軍事行動。戰端一開，相峙數年，緬軍屢遭敗績，計無所出，乃向聯合國控訴，於是又引起一場外交戰爭。當聯合國展開辯論之際，我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曾譽李彌為中國之加里波的，李彌的威名，蜚聲國際。一九五三年韓戰和談成功，美國乃大施壓力，要求政府將游擊部隊接運來臺。政府因處境困難，不得不忍痛接受，一撤再撤，卒使他經營多年的反共戰略基地，全部放棄，殊為可惜。

身後歹徒冒名行騙

李彌獻身革命報國的工作，至此結束，一九五四年以中將軍階退役，戎馬一生，計獲頒寶鼎、雲麾等勳章九座，其他獎

章、獎勵更不計其數。在職期間，曾先後入三軍聯大及國防研究院受訓，充實知識。退役後，仍留任國民大會代表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李彌的德配龍慧娛夫人，出身鄂中望族，果毅多能不讓鬚眉，曾隨他出生入死，歷經艱險，育有兩子，後來均定居美國。

李彌畢生盡瘁國事，積勞成疾，一九五三年春曾因高血壓程度中風，口舌有偏，不良於行，療治四、五年始癒。一九六八年秋，復告中風，四肢麻痺，及至癱瘓，兩度住院，延至一九七三年十月，突因心臟疾病棄世，年七十三歲。

李彌去世後，其夫人龍慧娛把他在緬北猛撒基地興建機場時，掘出的古佛一尊，係銅鑄成，法相莊嚴，重達二百餘公斤，捐贈給台北佛教蓮社供奉。

一九九五年，廣西凌雲縣農民李正隆自稱名叫李容，妄稱係李彌的孫子，指其祖父李彌保有孫殿英盜竊慈禧墓中廿八箱存款共六十八億美元，存在新加坡花旗銀行，要捐給中共政府，好在中共並非笨蛋，經查李彌根本無此存款，乃是一大騙局，而李正隆亦非李彌之孫，予以判刑入牢

了事。(王澤遠撰)

吳順明(一九二一—一九九三)

空軍中將

空軍地區司令

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

空總政治部主任

總統府侍衛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出身黃埔改習飛行

吳順明，空軍中將，曾任空軍地區司令、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空總政治部主任、總統府侍衛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

吳順明，原名吳禮，浙江杭州人，生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生辰巧逢元旦，堪稱奇特。吳順明的先世為農民家庭，至其祖父改行經商，家道漸豐，其父吳炳奎，字雪齋，青年時期隨父至杭州經商，遂遷居杭州市區，吳順明因而生在杭州，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其長兄吳仁曾任司法官，後轉業律師，次兄吳義，畢業於黃埔軍校六期，曾任通訊兵團長，大陸易

權後遭殺害。而他則進入空軍官校，獻身空軍。其四弟吳智研習法律，曾任海軍總部軍法處長、國防部軍法覆判局中將局長。其幼弟吳信則習經濟，曾任空軍財務科長，後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委員會副秘書長，陸海空軍集於一門，為典型的軍人之家。

吳順明幼時聰慧，胸懷大志，六歲啟蒙，入學塾誦讀經史，後入舊制高等小學，接受現代教育，接觸英數理化，遂對機械產生濃厚興趣，於一九二四年秋，以十四歲的年紀考入公立浙江工業專科學校，習機械科。當時，內有軍閥割據，戰亂頻仍，外有強鄰侵凌，國勢積弱，吳順明盱衡時局，認為習工程不足以強國救民，適逢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莫都南京，中央軍校第六期招生，遂毅然投筆從戎，棄機械工程而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習交通科，學習期滿畢業，他感到科學昌明，軍隊已進入主體戰，於是未等分發任職，即轉考進入中央航空班(後改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學習飛行，期滿派任軍政部航空署飛行員，駕機參加江西剿共，擔任偵察、補給及連絡任務，卓著戰績。後又參加「一二八」淞滬戰役，於空中助戰。

戰役結束後，吳順明感到現代戰爭型式日趨複雜，非單一軍種所能勝任，乃經考選進入陸軍大學參三期受訓，研究戰略戰術，充實大部隊指揮才能。結業時，抗戰全面爆發，奉派至桂林空軍第二路司令部任第二科科長，策劃支援陸軍作戰，崑崙關攻防戰中，負責補給運輸，圓滿達成任務。一九四〇年吳順明調任航空發展委員會參謀處第四科科長，負責通訊業務。鑒於空軍作戰通訊為耳目，係指揮聯絡中樞，攸關作戰成敗，乃建議上級召開空軍通訊會議，經批准後，於是年冬在陪都重慶召開，會集通訊專才，全面檢討通訊設施及通訊教育，會後奉派創辦空軍通信人員訓練班，任班主任，他寬籌經費，充實設備，改進技術，奠定空軍優良的通訊基礎。當時重慶迭遭日機侵襲轟炸，為減少損失，提前防禦，改善通訊至為重要，於是具有通訊專長的吳順明奉派至重慶，督導試裝飛機無線電，經他努力測試，卒告成功，使地面與飛機連絡順暢，充分發揮了空軍戰力，空軍健兒多次痛殲敵機，吳順明改良通訊功不可沒。

培育空軍通信幹才

一九四三年春，吳順明奉令創辦空軍通訊學校，出任教育長，時值抗戰艱苦階段，他克服萬難，於物力短缺之中，添置器材，革新設備，考選人才加以培育，於最短時間內完成通訊專科教育及高級技術訓練，採用美軍各種最新無線電機械，初期用心觀摩，繼而自行裝配維修，於是空軍各地空、地通訊幹部及專才，由該校源源供應，不稍或缺。後來空軍通校成為國內惟一的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齊全的通訊學府，就是他在抗戰時奠下的基礎。

學歷方面，吳順明抗戰期間曾入峨嵋軍官訓練團、廬山軍訓團及陸軍大學第三期受訓，來台後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二期、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陽明山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三期、國防研究院第七期、國防大學聯戰系第三期、革研院黨政軍聯戰研究班第五期受訓，完成戰略戰術研究，為一允文允武的將才。

瀋陽搶運黨政要員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吳順明奉派為空軍第十三地區司令，駐節瀋陽，負責接收日本空軍機件設備，可惜他到任後發現凡狀況良好的機件設備已被俄軍劫掠一

空，但東北地區為日軍後勤重地，儘管已遭劫奪仍接收各類飛機工廠四十餘座，裝修機器四千餘架，統由他交給航空工程局接管。不久，東北共軍蠢動，林彪率軍到處攻城掠地，吳順明奉東北行轅命令率空軍機隊助戰，他曾親駕飛機於前線投彈，於攻克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地立下汗馬功勞。一九四八年春，吳順明調任空軍第一軍區副司令代行司令職務，仍駐瀋陽，當時東北剿共戰事已漸失利，吳順明時常駕機率隊親臨前線作戰，於長春、錦州、瀋陽被圍時，冒險空投補給械彈，支援守軍作戰，及至後來東北局勢逆轉，他指揮調度，空運重要人物及物資來台，黨要人鄭彥棻、前參謀總長陳燊齡上將，先後經他協助脫險來台，搭乘最後一架軍機離開瀋陽。

廣州疏運人員物資

接著他又奉命於廣州組織空軍新軍區，負責撤運人員物資，凡華北、華中、華西等地的陸空軍空中撤運工作，均由他一手包辦，並支援海道運輸，使廣州頓時成為撤運樞紐，約計安全撤運來台物資達兩萬多噸。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撤運任務完

成，始奉命撤來台灣。

一九五〇年四月，國防部改組，吳順明奉派出任部長辦公室主任，綜理參謀文書及總務事宜，任內搜索國內外軍政外交經濟情報及法制資料，提供決策單位參考。他又設置資料室，與各機關及黨政社團保持密切聯繫，群策群力安定大局。

一九五二年四月，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召見吳順明，邀他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任內鞏固軍心，提振士氣，加強整訓，發揮空軍忠勇軍風，卒在動盪之中，恢復空軍元氣，又成一支勁旅。至一九五六年五月復奉調為總統府侍衛長，負責拱衛老總統蔣中正安全，戒慎恐懼，得免隕越。一九六〇年調升總統府第三局局長，任職長達八年，舉凡總統主持國家慶典、重要會議的籌辦、總統接見國內外賓客的安排與接待、全國各機關印信的鑄頒、勳章、獎章之製發、政府公報的發行、員工眷舍的建配、府、邸庶事的督策等，皆能策劃周詳，樹立規範，績效斐然。

一九六九年春，屆齡退役，由老總統蔣中正拔擢，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他仍本憂時愛國的赤忱，常與何敬之上將等過從論政，研提國是建言，以供當局採擇。

他所著「新社會運動芻議」一書，闡述古今中外社會史績，針對當時國家社會發展之趨勢，發抒讜論，切中時弊，足以導正社會頹風，實為警世覺民暮鼓晨鐘之作。

任職總統府建樹多

吳順明服務總統府長達十三年，深獲兩位蔣總統的信任和授權，辦事嚴謹，績效斐然，功在國家，先後獲頒寶鼎、雲鷹、勝利、忠勤、空軍復興榮譽各種勳章及陸海空軍、光華、干城、空軍楷模等獎章共十四座，又因主辦接待外國元首訪華，禮遇與安全等籌措得宜，於折衝尊俎，敦睦邦誼有功，先後獲贈泰國白象、韓國二等勳勞、馬拉威二等雄獅、伊朗二等挪勃朗、多明尼加、馬拉加西亞等勳章，與韓國大統領朴正熙訪華紀念章等共七座。

吳順明夫人何光瑩女士，出身四川望族，鴻案相莊數十年，感情彌篤，育有三男一女，依序為吳天威、吳天放、吳天序及女吳小瑩，均受良好教育，服務社會。吳夫人篤信耶穌基督，素具悲天憫人的襟懷。吳順明晚年為攝護線癌所苦，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由周聯華牧師施洗歸主，當晚即安息主懷，享年八十四歲。（王

培堯撰）

蒙巴頓（一九〇〇—一九七九）

英國海軍元帥

軍事家

政治家

印度總督

皇族出身獻身海軍

蒙巴頓 (Louis Mountbatten) 英國海軍元帥，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二次大戰時任東南亞英軍最高統帥，與中國遠征軍曾有所接觸。戰後任印度總督，說服巴基斯坦加入印度聯邦，力主印、巴互相扶持。在亞洲曾是位有影響力的人物。

出身英國皇室的蒙巴頓，為維多利亞女王之孫，其父巴騰貝格 (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為維多利亞女王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海軍驅逐艦服役的蒙巴頓把原姓 Battenberg 改為 Mountbatten。蒙巴頓於一九〇〇年生於英格蘭的溫莎堡，十三歲參加英國海軍，到奧斯本皇家海軍士官學校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服務於驅逐艦任基層帶兵官，隨艦轉戰大西洋

及地中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送進著名的劍橋大學深造，充實知識基礎，在大學時代，頻頻出席宴會、舞會，於一九二〇年某一天，英俊瀟灑的蒙巴頓，邂逅美麗的女郎埃德溫娜·安夏理，她是當時英國國財經專家歐內斯特·卡塞爾爵士的孫女，身材修長，皮膚白晰，楚楚動人，兩位年輕人幾乎一見傾心，經過一番熱戀，於一九二二年有情人終成眷屬，婚後蜜月旅行，長達六個月，遨遊西班牙、法國、德國、美國等地，美國好萊塢著名的諧星卓別林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影片，作為他們的新婚禮物，使蒙巴頓的蜜月生活多彩多姿。

驅逐艦長浴血奮戰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捲入戰火，蒙巴頓奉派為驅逐艦「凱利」號的艦長，只好別嬌妻，赴海上作戰，身經多次慘烈的戰鬥，一九四〇年五月，他所率的「凱利」號驅逐艦在北海截擊德國佈雷艦艇時，被魚雷擊傷。在拖回嚴重受傷的「凱利」號回英國港口途中，又連續不斷地遭到德軍飛機的轟炸，蒙巴頓鎮定自若，臨危不懼。他親自操作一架高

射炮，經過九十一個小時的頑強奮戰，終於把軍艦駛回駐地港口。由於他的英勇善戰、堅毅剛強，在世界各地贏得了不少崇拜者。

一九四一年升任航艦輝煌艦長，一九四二年英軍突襲馬達加斯加，蒙巴頓出任攻擊軍最高指揮官，一九四三年晉升上將，奉派出任英軍東南亞最高統帥，駐節新加坡，其妻埃德溫娜亦投身戰場，任東南亞傷兵醫院院長和紅十字會會長、兒童救濟會會長等慈善工作。不過，蒙巴頓在東南亞受到日軍強大壓力，節節敗退，在馬來、新加坡、緬甸等地連吃敗仗，幾乎被逐出亞洲。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在原子彈威脅下，無條件投降。蒙巴頓在新加坡代表盟軍接受六十萬日軍投降，並把日軍遣返日本。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奉召返美，成了大英雄，在倫敦受到盛大的歡迎，他夫婦乘敞蓬車遊行倫敦街頭，民眾狂歡揮手歡迎，榮耀至極。

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國工黨取代保守黨組閣，蒙巴頓被任命為駐印度總督，任內協助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勸服巴基斯坦加入印度聯邦，不過印、巴的合作，為期甚短，卒因互爭克什密爾，而變成世仇，

四十年來，多次交戰，迄今仍是彼此對眼，常常兵戎相見。

其妻對尼赫魯鍾情

蒙巴頓在印度，聖雄甘地是他們夫婦親密的朋友，甘地讚賞蒙巴頓夫人埃德溫娜的工作才能，也喜歡她的為人。當時這位總督夫人在印度醫務界、慈善機構中做了不少好事，並與印度的上層社會人士和他們的夫人們相處得十分和諧。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印度政治家闖進了蒙巴頓夫婦家庭生活圈子，使一直比較寧靜的愛情生活，頓起波瀾，這位「第三者」，便是印度故前總理尼赫魯。

尼赫魯早就與蒙巴頓夫婦相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巴頓出任東南亞盟軍最高統帥時，在新加坡曾會見過尼赫魯，夫人埃德溫娜也在座。蒙巴頓就任印度總督後，接觸機會就更多了。在聖雄甘地遇刺身亡和印度獲得獨立後，尼赫魯作為印度的一號人物，他與蒙巴頓夫婦更是頻頻往來，凡是遇到重大事情和棘手的問題，尼赫魯總是要聽聽他們的看法，樂於接受他們的意見。在尼赫魯看來，蒙巴頓夫婦不但真誠可靠，而且志趣相投。他覺察到

這對夫婦可以信賴，因為他在印度別無其他企圖，也沒有親族需要提升和照顧。蒙巴頓夫婦也是尼赫魯家的座上客，有時他們還會步行上尼赫魯家參加宴會，使門口的警衛人員大為吃驚。

這種頻繁的真誠交往，日益融洽的親密關係，卻出現了不可思議的結果：尼赫魯和埃德溫娜之間的感情在悄悄的滋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當尼赫魯陪同蒙巴頓夫婦駕車前往西姆拉鄉間度假時，尼赫魯感覺到自己感情的閘門已到了難以自控的地步。事後尼赫魯給埃德溫娜的信中坦誠地說：我意識到「我們之間有一層更深的愛慕，某種無法抑制的力量把我倆吸引在一起，對此，我只是含糊地有所感覺，我一時不知所措。我為這種新發現而高興，某種帳幔似乎已被撤去，我們可以毫不畏懼，毫無窘感地彼此注目凝視。」此時，埃德溫娜對尼赫魯也是含情脈脈，秋波不斷。

大胸襟容忍精神戀

曾經叱咤風雲的戰將蒙巴頓，對老婆情感出軌，並非一無所知，但他認為妻子對尼赫魯的灼熱、浪漫情懷，雖然是真實

的，但主要的還是精神層次，並無實質的男女關係，因而他以寬容的胸懷和氣度，容忍這個事情，他在寫給女兒帕特麗莎的信中表明了這一態度，他顯得非常自信和鎮定。他還暗自慶幸，埃德溫娜鍾情尼赫魯以後，脾氣也變得好了，比以前顯得親切、溫和、家庭和樂不少。

埃德溫娜在丈夫面前從不掩飾她與尼赫魯之間的特殊關係。一九五二年，埃德溫娜寫信給他，請求他代為保管尼赫魯多年來寫給她的私人信件，她說：「這些是尼赫魯代表性的各種信件，非常有趣。有的是完全不涉及個人的歷史性文件，有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情書。你知道我們之間存在著奇妙的關係，主要是精神上的。尼赫魯在我的生活中，在以往這些年月裏，至關重要，我想我在他的生活中，亦是如此。我們相見甚少，往往是短暫的一刻，但我們之間相互理解的深度，已達到人類互相之間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我對你的愛慕、尊敬、感謝和愛情是如此之深，所以我想寧可讓你，而不是別人來保存這些信件。這聽來似乎有點怪誕，但我想你會理解，而不會在感情上受任何創傷。我們互相非常了解，雖然我們經常感到不合。

你對我一直友好親切，我們的婚姻是崇高的，我對你的愛慕，對你的奉獻是持久的，至高的。」看得出來，埃德溫娜一直非常自信，她以為自己與另一位男人的曖昧關係，不會傷害和影響對丈夫的愛。據說蒙巴頓也給埃德溫娜寫過一封令人驚疑的信：「我很高興你知道我了解，並經常獲悉你和尼赫魯有一種特殊關係。由於我對他的喜愛和欽佩，加之在我諸多缺點中，上帝沒有給添加任何形式的妒忌之心，所以使問題變得較易處理。坦白地說，我尚不知道什麼叫妒忌，只要此事涉及到一位你我都喜歡的人的幸福，只要你也感到幸福。這就是為什麼我為你們的往來提供方便，但你有時不能很快把我當作你們的知心人，這使我多少有點傷心。」

坦誠相對白首偕老

埃德溫娜的自信沒有錯，蒙巴頓對妻子的愛從來沒有動搖和減弱過。當他們夫婦從印度載譽回國時，當時的首相艾德禮親往機場迎接，艾德禮高度讚揚蒙巴頓在印度期間的出色工作：「沒有人能完成這樣繁重的任務。」蒙巴頓則謙遜地笑笑，出自肺腑地要把一半成績記到妻子的名下

，他對首相說：「沒有埃德溫娜，我是完不成的。」一九六〇年初，埃德溫娜開始她每年去東南亞的旅行工作，因為她曾是這個地區的傷兵醫院、紅十字會和兒童基金會等福利工作的負責人。在旅途中，由於疲勞過度，在睡夢中死去，噩耗傳來，蒙巴頓為之心碎。他那神采奕奕的面龐突然蒼老了許多，從此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直到一年後，他還是沒有能從喪妻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他對一位密友無限傷感地說：「現在除了工作，對我來說什麼也不存在了。」

蒙巴頓於一九六七年退休，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八日他乘遊艇到愛爾蘭穆拉莫爾港(Mullaghmore)訪問，被北愛爾蘭恐怖分子放置的炸彈炸死，年七十九歲。(黃金文撰)

林亮雲 (一九三三—一九九八)

台灣省議員
監察委員

留日習工復研中醫

林亮雲，台灣省籍政治菁英，曾任民

選鄉長、省議員及監察委員，對地方建樹頗多。

林亮雲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廿七日(農曆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生於台灣省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六堆的左堆)，為客家人，其父林進昌，母葉氏，耕讀傳家，濟貧扶弱，樂善好施，閭里同欽。林亮雲為獨生子，父母鍾愛，自幼天資聰敏，勤奮好學，幼承庭訓，堅毅樸實。先後畢業於新埤國小及台南長榮中學，因向學心切，乃離鄉背井，赴日留學考入京都同志社高中部就讀，畢業後，繼入大阪工業專門學校進修，嗣後該校升格為工業大學。林亮雲仍留校深造，在校成績特優，日人亦為之刮目相看，惟因感念父母養育之恩，甫畢業即兼程返國，侍奉雙親，不久奉父母之命，經媒妁之言，與屏東縣竹田鄉望族吳才華先生三女吳美英小姐結婚，未幾，雙親相繼過世，頓失怙恃，悲痛逾恆。在家守制三年，考思不渝，梓里傳揚。

由省議員轉任監委

，行醫救人。

後來新埤鄉遴選總幹事，林亮雲以學

養深厚，望重桑梓，獲選為總幹事，為鄉親父老服務，然而在職僅六個月，光復後的台灣，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實施地方自治，民選鄉鎮長，林亮雲受鄉里敦促，出而競選新埤鄉長，不負眾望，順利當選，三年任滿，又蟬連當選，在鄉長任內建設地方，造福鄉人，績效卓著，口碑載道，分獲屏東縣政府與台灣省政府獎勵多次，此一期間，地方世宿李世昌(已故)當選屏東縣長，林亮雲的第二任鄉長任期尚未屆滿時，被李縣長延攬出任機要秘書，任內協助縣長處理機要，守正不阿，待人謙和，獲好評與肯定。任職未滿四年，由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台灣省第三屆省議員，獲得高票當選，一鳴驚人。四年任期屆滿，復獲提名再度參選，仍以高票蟬連，並兼任國民黨省議會黨團書記長。省議員任內，黨政協調，績效卓越。尤對民眾託辦事項，不論成功與否，均有信函通知當事人，絕無疏漏，因而有郵票議員的美譽。在省議員任內，林亮雲又應美和

中學創辦人徐傍興博士之邀，出任該校董事多年，對校務的發展，貢獻至鉅。國民黨有鑑於林亮雲在省議員任內表現優異，不負中央之期許與省民付託，因而提名他參選監察委員，高票當選，任期屆滿，再度提名參選，又獲連任，並擔任監察院黨團書記長。由於中美斷交，監委延期改選，林亮雲任職監委達十四年之久，任內凡分派查案，均能深入了解實情，公正無私，譽滿台、澎、金、馬。平日他廉介自恃，生活儉樸，秉持客家人傳統的刻苦耐勞精神，留給大眾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服務忠勤貢獻卓越

林亮雲德配吳夫人，相夫教子，鵲巢情深，於一九八九年病故；育二男二女，均受高等教育，長子林華源曾遠赴南非經商，不幸在異域英年早逝，次子林華明，日本慶應大學企管碩士，品學兼優，被日本銀行賞識聘為在台投資的住友關係企業公司負責人。長女林玉芳適徐，為國中教師，亦因病，早故。次女林玉苑適李，也是國中優良教師。

林亮雲於監委退職後，有關單位有意安排出路，均謙恭婉謝。嗣獲中國國民黨

聘為地位崇高的中央評議委員。其畢生對黨國竭智盡忠，為民服務，造福地方，不遺餘力，貢獻良多。正在含飴弄孫，悠遊林泉之際，竟於一九九七年發現大腸癌，經手術割除後，身體日益虛弱，而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廿六日凌晨一時卅分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有八，同年八月十八日公祭之日，各界名流：宋楚瑜、徐立德、鍾榮吉、溫興春、黃道宜、曾克平、鍾毓達、鍾永發、曾永權等人，及三十六個單位，數千人參加，冠蓋雲集，備極哀榮，且請准覆蓋國民黨旗，更屬難得。

林亮雲任新埤鄉長時，筆者時為潮州警察分局長，公私交往密切，時相過從，至其任監察委員後，亦常見面，其為人熱情爽直，和藹可親，具完美的形象。

林氏生前所贈筆者行書一幀，係錄自莊太岳先賢「海邊秋」運筆爽健，縱橫有致，充滿古雅清秀的氣息。（陳運通撰）

伊麗莎白一世（一五三三—一六〇三）

六〇三

英格蘭和愛爾蘭女王

貌美如花終身未婚

伊麗莎白一世英格蘭和愛爾蘭女王，貌美如花，終身未嫁，以「老處女」終其一生，但文治武功，光耀青史，他改革宗教、鼓勵航海、商業、文學和藝術，與荷蘭、西班牙結盟，壟斷新大陸及太平洋貿易，卒在文藝復興時代，帶領英國躍上歐洲強權的地位，是英國歷代最成功的女王。

伊麗莎白一世是英王亨利八世最小的女兒，王位本來輪不到她，但亨利八世去世時，傳位十歲的兒子愛德華，可惜體弱多病，十六歲一病不起，由其姊瑪麗繼位，不久，瑪麗也去世，王位竟落在她頭上，當時她是位手姿綽約，年僅廿五歲未婚的青春女子。

王侯君主求婚者眾

麗質天生，雍容華貴的伊麗莎白一世，自然不乏追求者，但她重統治甚於愛情，英國歷史學者徹尼稱讚她：「學識豐富、精神活潑，教育基礎厚於其他貴族，除擅長英文外，尚知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她也閱讀希臘文，知識廣博。她具有

幽默感，談笑風生。其臨機應變和對答能力，有似其父；而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皆有條不紊，小心翼翼，有如其祖父亨利七世。

由於遺傳了亨利七世的特性，使她謹慎、細心、有遠見，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而且仁慈、節儉，是位傑出的專制君主。善用溫婉的女性特質，驅策男性為她效命，在海外為國家取得政治利益。

在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前後，為她提親的熱心紅娘絡繹不絕，但大多懷有政治目的，第一位上門求親的，是她的姊夫。即已故女王瑪麗的丈夫，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菲力普自恃西班牙國力雄厚，當時正和法國明爭暗鬥，竭力想保持瑪麗執政時的西、英結盟關係，以對抗法國。因此他在前妻死後，又想娶新登基的伊麗莎白為妻，熱情的話語、殷勤的許諾，終究沒有能夠打動她的心，她體面地將菲力普求婚的事推掉。緊接著，法國王室的說客紛至沓來，上至國王，下到公爵，都等待伊麗莎白將綵球拋向他們。最有趣的是，法國皇太后凱塞琳·德·美第奇的三位兒子竟魚貫而來。先是國王查理九世，接著是安珠公爵，最後是艾倫遜公爵。伊麗莎白

對這三兄弟中的老三最有耐心，曾熱情地邀請他來英國王宮作客，親昵地和他手拉著手在御花園中散步，還含情脈脈地圍坐在一起親切交談。弄得艾倫遜不勝得意，以為馬上要作乘龍快婿了，然而結果還是落了空。以後，瑞典國王艾利克、奧地利大公爵腓力伯特及蘇格蘭阿蘭子爵等，都先後前來向她求過婚。在眾多求婚者中，都是地位高貴、有財有勢的顯要人物，其中也不乏瀟灑風流、風度翩翩、有才有貌的美男子，奇怪的是，都紛紛敗下陣來，沒有一人讓女王真正動過心。

接著有人發現伊麗莎白一世有一位深深著戀的情人，就是她的御馬總監羅拔·杜德利，羅拔身材魁梧，一頭富有生氣的黑髮和一張動人的臉，也有才氣。他們暗中頻送秋波，眉目傳情，幽會不斷。她對羅拔纏綿悱惻，幾乎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她讓羅拔隨便親吻手背，隨時進入自己的寢宮。

羅拔也對她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侍奉在她身邊。兩個人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羅拔禁不住一位名叫萊蒂斯的女人的追求，正式結了婚，兩人之間的情絲才算扭斷。

為國謀利婉拒聯姻

伊麗莎白一世終身未嫁，有人認為可能與其父親及姊姊的婚姻不幸有關，其父亨利八世六度娶妃，三度殘忍的殺妻，她的母親就是被父親下令處死的，當時她年僅三歲。其姊瑪麗嫁給西班牙國王菲力普，聚少離多，鬱鬱而終，所以她很怕結婚對象是權勢煊赫、心地冷酷的君王，而受制於人。加之她一向處事謹慎，小心翼翼，選擇怎樣的人來當丈夫，成了她的一大難題。由當時歐洲的政治格局來看，無論和那個國家的皇族聯姻，都是和該國結盟。而避免和任何一個大國結盟最符合英國的利益。尤其對法國和西班牙，是當年歐洲的兩強，爭奪霸權的鬥爭十分激烈，伊麗莎白不宜偏袒和刺激任何一方。最好的辦法是利用他們的矛盾，削弱兩強，或在兩強之間求平衡，以取得自身的強大和發展。於是，身為國王的伊麗莎白為了國家利益，只好犧牲自身婚姻，甘願終身不嫁。

伊麗莎白即位十年後，英國內部安定，政治寬厚，宗教穩固，幣制復元，經濟復甦。幣值回復標準，採行新幣制，這些

都由伊麗莎白親自參與提議。這些措施促成長期經濟穩定、工業及貿易擴展、天然資源開發和人口成長，導致國家繁榮。加上她和首相治國能力廣受認可，形成伊麗莎白時代成就之基礎。

一五六九至一五七二年英格蘭與西班牙破裂，英、西聯盟結束。導自低地國家反抗西班牙獨裁者腓力二世。一五六八年霍金斯爵士(John Hawkins)堅持介入西班牙在加勒比海貿易受挫。西班牙立意全面壟斷新大陸及太平洋貿易。

其間載運軍餉的西班牙船艦逃至普利茅斯請求庇護。她為彌補投資霍金斯航行的損失，下令奪財。軍隊因欠發軍餉而叛變。西班牙未能鎮壓荷蘭人的抵抗，荷蘭終獲獨立。

支持探險拓展航海

一五七〇年代，航海探險盛行。她對自俄國或北美前往交易熱絡的遠東航線充滿地理和經濟興趣。東北航行打開俄國與西歐首次的直接接觸。伊麗莎白與沙皇暴君伊凡協定外交交換，有益於歐俄通商。

她支持夫洛比瑟(Martin Frobisher)航行，尋找環繞加拿大的西北航線。私下支持

德雷克(Francis Drake)環繞世界航行，向西班牙在新大陸和太平洋霸權挑戰。一五八〇年代她支持雷利(Walter Raleigh)率領英國人拓殖維吉尼亞，而雷利以效忠女王和國家作為回報。

擊潰西班牙稱霸海上

一五八五年，英、西海上貿易和殖民衝突，演變成戰爭，她雖不喜戰爭，但為了英國利益，她簽訂格林威治條約，支持荷蘭獨立，與西班牙抗衡，在她統轄下的英國海軍所向無敵，一五八八年擊潰西班牙無敵艦隊，震驚歐洲。她能在軍事危急之際，親臨前線，發表演說，激勵士氣，表現出非凡的勇氣。

一六〇一年，她的寵臣之子艾色克斯伯爵戴維魯(Robert Devereux)公開叛亂，陰謀支持蘇格蘭的詹姆士篡奪她的皇位，她以慣有的勇氣處理，收平叛亂，把戴維魯處決。殺友人之子使她精神崩潰，而於一六〇三年逝於李奇蒙。

伊麗莎白一世對英格蘭歷史有特殊貢獻，但從未獲完整評價，她擁護君主統治下的主教權威。一五七七年中止坎特布里總主教格林達爾(Edmund Grindal)職務，因

為他過於同情清教徒，一五八三年改派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任總主教。他們終生聯手打擊清教徒。伊麗莎白長期執政與堅持教士階級制，使英格蘭教會得以在清教徒革命後彰顯地位。

身為女性，她不受軍功的觀念所誘。一五八五年她拒絕接受荷蘭王位，她所以同意援助荷蘭對抗西班牙，乃為一種防禦措施，亦確保英國自身的獨立。她因此促成新國家的誕生。

她詳細審查國家經費，與西班牙戰爭爆發時尚有一年財政庫存。半世紀後克倫威爾執政時期才堪與之比擬。伊麗莎白政權是當時唯一未腐敗的政權。由於戰爭長達廿年，政府財政因軍事援助，航海探險、撥付亨利四世及荷蘭補助金，及掃蕩愛爾蘭叛亂的耗損甚大，因此不得不拍賣皇家領土，以為彌補伊麗莎白政權結束時國家遠較即位之初富足與繁榮。

當然，身為女人，她不能如同父親與祖父般躬親參與行政內閣和政治活動。但她經常擔任議會主席；私下接見外交使節，以拉丁語、法語或義大利語與他們進行交談。所有重大事件和許多人事問題皆由她處理。伊麗莎白一世，是英國最高權威

者。

保存莎士比亞戲劇

她對殖民北美深感興趣，同意把北美的殖民土地命名為維吉尼亞，用以顯示女王的她還是處女。

伊麗莎白一世同時介入英國人的生活層面，由於她極力保護，震古鑠今的莎士比亞戲劇得以保存，她贊助藝術、獎勵詩人、散文家、音樂家、學者和畫家，使他們有一展長才的機會。因而，應可視為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女王。（劉先軍撰）

劉方矩（一九一四—一九八一）

軍事外交家

軍事譯著家

國防大學戰略情報講座

留日士官校習炮科

劉方矩，軍事外交專才，陸軍少將，軍事譯著家，著作等身。曾任駐外武官、外事聯絡組長、編譯處長、國防大學戰略情報講座。

劉方矩，字興黎，安徽懷寧人，一九

一四年六月十日（農曆五月十七日）生，其父劉倚仁為軍事幹才，畢業於陸軍大學，曾追隨老總統蔣中正多年，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轅，重慶及成都行轅要職，劉方矩自幼隨父宦遊各地，稍長，在故都北平讀書，於北平育英中學畢業後，東渡日本習軍事，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廿八期炮科，研習火炮戰法，於對日抗戰前完成學業，返國服務。後來又先後進入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班、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及國防研究院深造，精研戰略戰術，卒成優秀之將才。

抗戰時赴印緬考察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劉方矩甫留日回國，即投入部隊，任基層炮兵部隊帶兵官，擔任排長、連長、營長及作戰參謀。一九三八年率部戍守馬當要塞，以火炮阻遏日軍溯長江侵襲內陸，卓著戰功，因他為留日軍官，熟諳英、日語，獲選拔調任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上校參謀，不久擢升科長，一九四二年膺選為中國遠征軍軍事考察團員，隨團長商震等十人考察團走遍英屬緬甸、馬來及印度地區，與英軍達成合作協議，聯合對日作戰，考察期間他

擔任連絡及翻譯，為團員中的靈魂人物。任務完成後，又被派為中華民國北非觀戰團團員，隨團參觀英、美聯軍反攻北非，擊潰德、義軍的戰鬥經過，獲益匪淺。

譯著豐碩出書多種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劉方矩奉派在中國戰區的香港地區，以日軍受降代表團代表身分，兼任外事組組長，以流利英、日語協助受降團受降，轉達結束日軍的命令。日軍投降後，劉方矩於同年冬調任駐伊朗大使館陸軍武官，任滿調任國防部第二廳處長，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而隨軍來台。一九五〇年積資晉階少將，出任國防部外事聯絡組組長，不久，美國派軍事顧問團來台，他居間協調聯繫，於落實軍隊訓練，提高戰力方面，出力不少。

中美軍事合作上軌道後，劉方矩轉調國防大學編譯處處長，致力培訓高級幹部教材之編選及譯介工作。後來再轉任陸軍總部第二署署長，國家安全局第二處處長，都負責戰略情報之蒐集及整理工作，一九五九年入國防研究院第一期受訓，與胡新南、薛人仰、沈琦、芮正皋、孫運璿、曾祥廷為同期同學，因成績特優，曾受聘

兼任國防研究院二至八期講座，即席講授「國家戰略情報」一科，條清理晰，深獲受訓研究員讚賞。

投入工作的劉方矩勤敏盡責，始終不懈，先後獲忠勤、雲鷹、勝利勳章及陸海空軍、景風、寶星、光華、干城獎章等十多座。

劉方矩公餘之暇，筆耕不輟，於譯著方面，成果豐碩，先後出版有戰場報導「蔚藍色的地中海」、編纂「英漢軍用略語辭典」及譯述「蒙哥馬利元帥回憶錄」、「未來的戰爭」、「威靈頓公爵傳」、「會戰研究」、「多度空間的衝突」、「阿拉伯的勞倫斯」、「聖保羅砲艇」、「戴陽日記」、「多難興邦（胡筭日記）」、「美亞報告」、「凱泰爾元帥回憶錄」、「戰火中的世界」、「旭日」、「一九七三年世界各國戰略透視」、「劍與筆」等書，分別由國防研究院、正中書局、國防部史政局及黎明書局出版。其他譯述國際政治、軍事及情報文件等短篇，多刊登「軍事譯粹」、「三軍聯合月刊」、「情報知識」、「國防叢刊」、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問題參考資料」及其他報刊。劉方矩譯筆流暢，用詞達雅，曾多次獲軍中著作

優等獎。一九八一年最後一次獲「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佳作獎，於去世後獲頒獎金獎狀。

劉方矩生平愛好運動，滑水的技術尤精，退休後曾擔任中華民國奧委會副總幹事、滑水協會副理事長。

一九七八年，劉方矩患大動脈血栓症，入榮民總醫院醫治，割去左腿，裝配義肢協助行動，一九八一年三月突發心臟病猝逝，年六十八歲。（王文慶撰）

卡露朗白（一九〇八—一九四二）

好萊塢名演員

淘氣活潑熱愛表演

卡露朗白（Carole Lombard），一九〇八年十月六日生於印地安那州福特韋恩，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卒於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得年三十三，生平演出電影六十五部。

卡露朗白父親的姓名叫弗烈得利克彼得，母親的姓名叫伊莉沙白奈特，她有兩個哥哥，她小時候就很喜歡同她的哥哥們在棒球場和足球場上嬉戲，並老是要和他

們一爭上下。她長得很可愛，一頭金髮，淘氣又活潑，她的兩個哥哥都對她十分疼愛，每次她的哥哥從球場上趕她回家，她總是往回家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後又爬過了白色的籬笆，跑回球場上去。

她在小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一次教堂儀式中的表演，那時似乎她就已了解自己能做些什麼。

後來等她長大了一些，她對運動和表演的熱愛從未減低，她對她母親的熱愛也是如此，從小時候起，她的母親就是她最好的朋友。

一九一四年的十月，他的父母分居了，她的母親帶著她和兩個哥哥搬到了洛杉磯，那時她才六歲。

十二歲的時候她在一部電影中擔任了一小部分的角兒，不過她的演藝生涯在她輟學之前並未真正進行，在勉強讀完一所公立初中之後，她參加了在「大使酒店」舉行的一項聞名於世的舞展——「椰子樹叢」。

天生演喜劇的料子

一九二五年一個「福斯電影公司」的製片發覺了她，並邀她去作了一次試鏡，

這次的試鏡很成功，然她所演的第一部偵探影片「婚變」(Marriage in Transit)卻並未成功。她的本名叫珍彼得，在她與愛德蒙羅第一次演出對手戲時才改用藝名卡露朗白，那時她的表現已經很不錯，觀眾對她的反應亦佳，但「福斯電影公司」卻未與她續約。

一九二七年初「麥克塞尼特電影公司」給她作了一次試鏡，並與她簽了合同，只有這次她被看準了是演喜劇的料子，而不是演偵探片的，那時該電影公司每個週五的早晨都有喜劇片開拍，通常都有卡露朗白的角色，塞尼特電影公司認為她條件足夠，一心要把她捧為一顆明日之星。那段时间培養了她的細膩和敏銳，而且漸漸定向喜劇的模式，同時她遇見了「塞尼特電影公司」的另一個演員——麥德琳費爾德，她後來做了卡露朗白的秘書兼顧問，並成為她終身的好友。

其後有個「派斯電影公司」的導演保羅史丁看中了她，與她簽訂了週薪一百五十美元的合同，她在「派斯電影公司」待了許久，並拍了多部影片。

後來有個名叫塞希爾帝密的導演要找她拍戲，她已經一隻腳跨出了派斯電影公

司，結果帝密又變卦了，她在一九三〇年離開「派斯電影公司」，然後回到了「福斯電影公司」。那時她看來好像是飄泊不定，但事實上她手上有許多部戲在拍，她又為一些著名的導演而加拍電影，得到了許多寶貴經驗。

「彩鳳伴金龍」獲嘉評

此後她與「派拉蒙電影公司」簽了週薪三百美元的合同，六年後她的週薪漲到了三千五百美元，她不僅是三十年代的巨星，在她去逝前，她的年薪高達五十萬美元，成為世界片酬最高的影星，這個記錄維持了十七年，無人能夠打破。她在一九三〇年十月遇見了威廉鮑爾，和他拍了兩部片子——「世界英雄」(Man of the World)和「護花大臣」(Ladies Man)，八個月後電影拍完，他們攜手走向教堂，這婚姻維持了兩年四個月便告仳離，然他們在離婚後卻仍然維持良好的朋友關係。卡露朗白與威廉鮑爾無法作婚姻的好伴侶，但卻能作電影的好伙伴，嗣後他們合作演出了一齣偉大的喜劇——「彩鳳伴金龍」(My Man Godfrey)，這齣電影使卡露朗白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

「萬劫紅蓮」再牽紅線

她在一九三二年曾與克拉克蓋博合演「萬劫紅蓮」(No Man of Her Own)而相識，一九三六年三月她們再度在約翰惠特尼家中相遇，那晚的相遇使他們互墜情網，兩人從此約會頻頻，然那時蓋博必須等候一段時間，待辦妥離婚之後才能與她結婚。他們在舊金山買下了一塊二十英畝大的牧場(約合八萬坪)，牧場裡養了許多動物，卡露朗白以照顧這些動物來遣興，蓋博就負責牧場的整地工作，他們成了好萊塢最快樂的一對銀色夫妻。朗白與蓋博和彼此的朋友也都相處得很融洽，那時候許多所謂的「演員夜間俱樂部」，由不同的演員分類組成，卡露朗白和克拉克蓋博概不參加，對於報紙上的新聞也盡量避免，他們互稱對方為「爸」和「媽」，他們專心一意的照顧自己的演藝事業和牧場裡的動物，也用心體貼的照顧對方，並且還曾被法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雙雙邀請到白宮作客。

「生死問題」最後作品

卡露朗白在銀幕上的形像自拍攝「天

造地設（港譯）」（Made for Each Other）一片中開始有了改變，她在該片中證明了自己也有演舞台劇的能力。不久她與傑克班尼再度演出「生死問題」（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部別具意義的電影，它摻有舞台劇，事實上還不止這些，它最不尋常的意義是——它成了卡露朗白生平的最後一部電影。

愛國藝人英雄巨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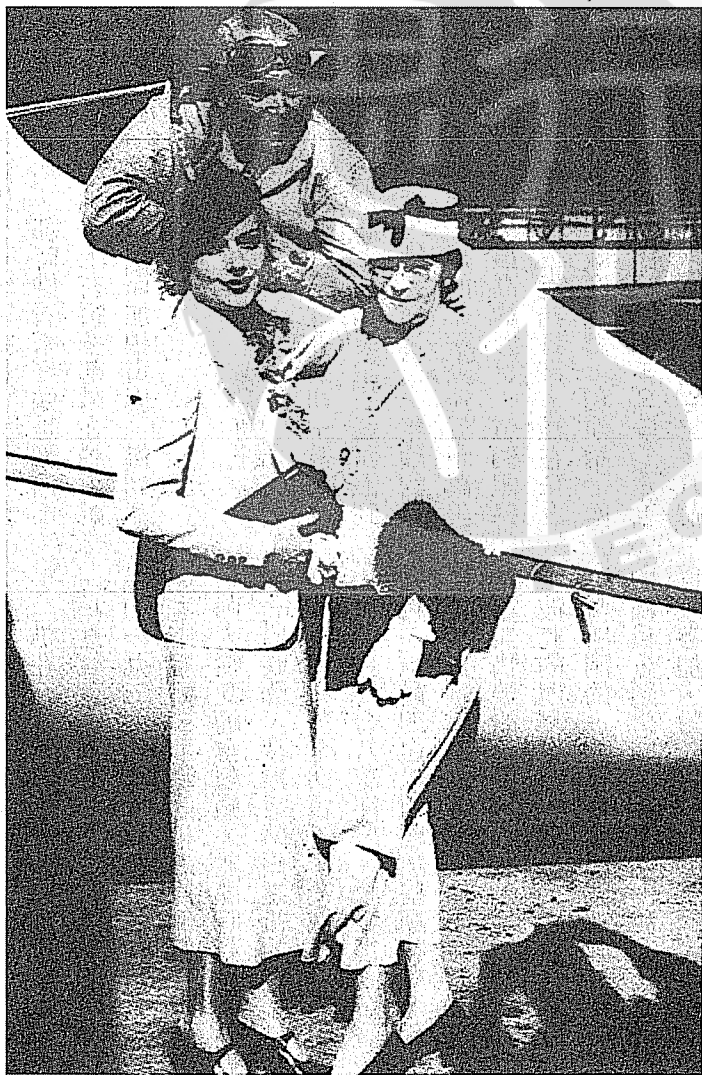
「生死問題」一片拍完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克拉克蓋博被選為「好萊塢勝利會」的主席，他安排了自己的妻子去作戰爭債券的巡迴義賣，這項義賣在卡露朗白的本籍地——印地安那州——達到了最高潮，光是在印地安那波里斯就賣出超過兩百萬美元之數，她在離開印地安那波里斯前的愛國演講中，最後一句如此說道：「在我和你們說再見之前，來吧！來和我勝利的歡樂在一起，勝利！勝利！」在演講結束後，卡露朗白同她母親一起登上環球航空公司第三班次飛往洛杉磯的飛機。

這班飛機在拉斯維加斯加油，起飛後不久撞上了桌檯石山，機上二十二名乘客

無一倖還，卡露朗白的屍體在飛機撞毀後的兩天才被找到，再過三天之後，她被安葬在洛杉磯的「森林草地公墓」。

卡露朗白是個充滿歡欣的女孩，也是個努力工作的女人，並且是個孝順的女兒，也是個可愛的妻子，她又是個英雄，在她死了以後，她所遺留下來的功勞仍然在服務著她的國家。

她悲劇性的死亡和二十年後瑪莉蓮夢露的自殺一樣的帶給了成千上萬影迷情感上的極大震撼，羅斯福總統拍了一封祭電給克拉克蓋博，祭文如此說道：「她是一顆巨星，並將永遠是顆巨星，我們對她永遠不會忘懷，我們對她的感激也將永無窮盡。」（徐步臺撰，參採徐步臺著藝海流星）



卡露朗白（前左）與母親（前右）及名賽機手羅斯可透納（後）合影。